

松江文化丛书

松江当代散文选

岁月的歌

吴春荣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267/6054

谨以此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

松江文化丛书

岁月的歌

松江当代散文选

主 编 张汝皋
副主编 钱明光

吴春荣 编



上海浦东图书馆藏书



A206361000582898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的歌：松江当代散文选 / 吴春荣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06-2904-2

I. 岁… II. 吴… III. 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406 号

岁 月 的 歌

编 者 · 吴 春 荣

出 版 ·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发 行 ·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06-2904-2/I · 2582 定价：12.00 元

序 言

杜家毫

松江是一个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的历史古城。不但山水秀丽、风光宜人,而且能人荟萃、名家辈出,他们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都很有建树,就像灿烂的明星,持久地闪耀在高远博大的文化天穹之中。他们的作品和成功实践,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诸如中国最早的书法真迹——陆机的《平复帖》一直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供世人瞻仰,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和清代张照更以其书法成就驰名九州,被誉为松江“三文敏”。元、明时,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之后,更有一批著名文人和文艺作品与当时繁荣的经济相辉映。譬如“云间画派”、“云间诗派”等文化流派,则是为古今文人学者们所推崇和研修的精品文化。到近、现代,松江文化又为中国的新文化孕育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名人,如姚鹓雏、赵家璧、施蛰存、罗洪、俞振飞、程十发、郑为、杨纪珂等等,他们给源远流长的松江文化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之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松江这座历史古城增添了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色彩。

新中国成立 50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松江各级党政组织带领全区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逐步走出沿袭了几千年的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正把松江建设成一个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现代化新城。今年松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望达到 3000 美元以上,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与此同时,松江各级党政组织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使松江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开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松江的文学、戏剧、摄影、书法、美术、音乐、舞蹈等团体认真贯彻“两为方针”,热情讴歌家乡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创作的专门人才和具有相当水平的作品。

今天,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而编纂的“松江文化丛书”同大家见面了。这套丛书虽然只能选编松江人作品中极少的一部分,但是相信读者还是可以从松江籍文化名人和文学爱好者独特的视角感受到 50 年来松江前进的足音。

本书出版之时,正值松江人民满怀豪情跨入 2000 年的大门之际。我们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新世纪。我相信,到那时,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协调发展、生态

环境和谐、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现代化新松江，将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走进新时代的松江文化工作者和群众文艺创作队伍，必将谱写出与新时期、新世纪相适应的崭新篇章。

松江文化丛书

岁月的歌

乡思

瓜园曲

成长的足迹

方塔风铃

目 录

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1)

中外文化交融的“断”与“续” (6)

赵家璧

鲁迅印象记 (9)

巴金与“良友” (13)

老舍《四世同堂》的坎坷命运 (16)

罗 洪

佘山寻梦 (21)

承德抒怀 (24)

朱 雯

《外国短篇小说欣赏辞典》序 (30)

《烽鼓集》序 (34)

丽 砂

春天颂 (37)

嵇汝运

我爱松江 (41)

徐亚君

童趣 (45)

斜塔感怀 (47)

情系跨塘桥	(48)
倪振雄	
水乡五月	(51)
柯益烈	
佘山马鞍笋	(54)
绿	(55)
吴春荣	
大自然的厚赐	(58)
《哲理珠贝的采拾》自序	(60)
许云琴	
大槐树下	(64)
柏才兴	
校园短歌	(70)
酒泾抒情	(72)
章绍岩	
橙黄火红的树冠	(74)
邱剑云	
高速公路的起点	(76)
方崇智	
《现代寓言》自序	(80)
沈敖大	
《梦》之劫	(83)
有钱难买回头看	(85)
项天舒	
结缘藏书票	(87)
曹云岐	
吊“江南第一松”	(89)
金坚范	

和合文化之浅见	(91)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98)
——忆海伦·斯诺	
能不忆冷丝	(105)
罗丹的启示	(107)
艾青的魅力	(110)
姜云生	
记忆深处的那一只小狗	(114)
周庄梦寻	(120)
沈玉亮	
三江行	(128)
宋庆斌	
心海轻舟	(132)
车 驰	
水牛城外观瀑布	(141)
李君如	
个性的孵育与规范	(143)
张汝皋	
西山樱桃沟游记	(146)
钱明光	
那一夜,我们聚会	(149)
种芦粟,卖芦粟	(151)
范小青	
人生	(153)
故乡是什么	(155)
牵手	(157)
水船	(158)
陆 军	

读剧札记	(161)
许一新	
河西寻梦	(167)
夏日的高原	(172)
王 勉	
古镇茶馆	(175)
羊肉烧酒	(177)
早晨,看到田野	(179)
钱智春	
弟弟走了	(182)
宋庆平	
手	(185)
朴素	(187)
张宏彪	
自己的夜	(189)
故乡的露天电影	(191)
陆锦清	
家乡的河	(194)
王元祚	
第 106 封信	(196)
朱爱莲	
鸚鵡春深	(198)
许 平	
班长,你好么	(201)
那年,我十八岁	(204)
孟明娟	
寻梦	(213)
沈旻莺	

古城新貌·····	(216)
周 平	
雨忆·····	(219)
黄抒绮	
“伞堤”老人·····	(223)
魏 勇	
又是月圆时·····	(227)
人生语丝·····	(229)
袁雪蕾	
牵手春天(外两章)·····	(231)
陆 群	
南塘情·····	(234)
陆 梅	
红房子的企盼·····	(236)
江海平	
盼望消灭医生的日子·····	(239)
编后散记·····	吴春荣(241)

施蛰存(1905年—) 男,我国著名作家、学者。1929年任上海水沫书店编辑,1931年编辑《现代》月刊,1934年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5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始任教授。主要著作有《上元灯》、《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的行品》、《灯下集》、《待旦录》等。

我的第一本书

《书讯报》有一个专栏,名为《我的第一本书》。编辑同志来组稿,要我也写一篇,我就一口答应了。过了好多天,才有空闲执笔,想还掉这一项文债。可是,一想,这个栏目意义不很明白。我的第一本什么书呢?可以是我读过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买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估量编者之意,大约是想让我谈谈我所写的第一本书。不过,我又想,趁此机会,从三个方面都谈谈,也有趣味,可以作为我的一篇关于书的回忆记。

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我六岁,随父母住在苏州醋库巷。过了阴历元宵节,父亲就给我举行了开蒙仪式。第二天早晨,就送我到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里。行过拜老师的大礼之后,徐老师分配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坐下来,从新做的花布书包里取出我生平所读的第一本语文读本:《千字文》。老师先读一句,我跟着照样读一句。他读了四句,就结束了一天的功课。余下来的一整天时间,就是我高声朗读这四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老师只教我读字音,不给我讲字的意义。这四

句，我不到放午学，都已能背诵得滚瓜烂熟，但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元”本该是“玄”字，因为避清圣祖玄烨的讳，一切书本上所有的“玄”字，都改作“元”字。这是我到中学三四年级才知道的。

第二天，一到学馆，第一件事就是背书，要立在老师的书桌旁边，背对着老师，背诵昨天所教的四句。这第二天的功课当然很容易，背诵四句，新学会四句。但是第三天就要背诵八句了。这样滚雪球似的读下去，十多天以后，就感到很困难，常常背漏了几句。

一本《千字文》，半年就读完而且背熟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初上学半年内就认识了一千个字，虽然不很懂得它们的意义，但也并不是毫无所知。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恐怕识不到五百字。因此，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办法，现在也不很反对了。

我父亲有十二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我进中学后才能自己找书看，以为父亲的书，我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从来不想自己去买书看。可是，我在高等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学常常讲曹操、刘备的故事，武松杀嫂的故事，才知道有一种书叫做“小说”。这种书，我父亲的十二个书箱里却一部也没有。于是我开始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积聚起来，星期日到东岳庙书摊上去买小说书看。第一部就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

父亲书箱里有几本关子词的书，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我也统统看过，并且学着填词。起先以为这些书都属于词曲，后来才知道词和曲是两种文学形式。可是东岳庙书摊上不卖词曲书，不用说曲没有，词也没有。于是我到城里新开的云间古书处去问。那个年轻的老板兼店员请我自己到书架上去找。架上有一堆木版书，全是词曲。我几乎每本都想买，可是口袋里没

有足够的钱，只拣了部书名《蕉帕记》的曲子书。回家仔细一看，才知道这是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的零本。

《蕉帕记》是我自己买的第一本戏剧书，也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古典戏剧书。下一个星期，又到云间古书处去，买到了一部有钱大昕藏书印的《北词广正谱》。这两部书引起了我的涉猎曲学的兴趣。

这时候，我学做小说、诗词，不自知其幼稚，写好了就向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艺刊物投稿。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半月》，包天笑编的《星期》，都发表了我好几篇作品，但那时的刊物不给稿费，我也不知道发表了文章可以得到稿费，只要给我发表，就很高兴了。

“五四”运动使我懂得了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这许多新名词、新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是使我接触先秦诸子的第一部书。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

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我十分崇拜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狄更斯的小说，我读的都是林琴南的文言译本，虽然觉得很好，但林琴南的译本当时大受批判，我也把狄更斯归入鸳鸯蝴蝶派，以为他是英国第三四流的作家，不值得重视。

我即不再向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而新文学刊物如沈雁冰编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在我看来，都是望尘莫及的高级文学刊物，我有自卑感，不敢去投稿。于是我一气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编为一集，题名《江干集》。这些小说都是在之江大学肄业时写的，而之江大学在钱塘江边，故题作《江干集》。我请胡亚光画了封面，请王西神、姚鹓雏、高君定题了诗词，交松江印刷所排印了一百本。这是我自费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

这一集中的作品，文学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正式的文学创作集。这一百本书，送亲戚朋友二十本，余下的八十本，都委托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代售，因为有一个同乡在这家书局中当门市部经理。过了几个月，我去向同乡打听书的销售情况，据说只卖去十多本。又过了半年，文明书局歇业，我的同乡不知转业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书不知下落，也没有结账，我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前几年，上海文研所的应国靖同志在上海图书馆书库中发现了一本。他借出看了一遍。承蒙他夸奖，认为这些粗糙的小说都是具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夏丏尊译的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绵被》，觉得很受启发。这是一篇东方气息很浓重的小说，和欧洲作家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同。我摹仿它的风格，写了一篇《绢子姑娘》。这时，沈雁冰已是我的老师，他的助理编辑徐调孚，也已是我的新朋友。我想，我已有条件去向《小说月报》投稿了。于是我把这篇小说交给徐调孚，他得到沈先生的同意，就给我发表了。这时，上海经营新文学书刊的小书店正在多起来，许多出版商需要文稿。经朋友介绍，我把《绢子姑娘》再加上二三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凑足五万字，编成一本小说集，题名即为《绢子姑娘》，交给一家书店（现在连店名都忘了），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上市，这是我的第一本由出版商印行的小说集。《绢子姑娘》和《绵被》虽然故事情节不同，但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我自己心里更明白，这是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因此，我也不承认它是我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

1928年，我和刘呐鸥、戴望舒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先后编刊《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两个刊物，这时我们的思想都左倾了。我写了两篇摹仿苏联小说的《追》和《新教育》，算是我的普

罗文艺创作。当时把这两篇小说列入我们的一套小丛书《今日文库》，书名即用《追》。这是 64 开本，一张报纸的小册子。《今日文库》的第二种是画室（冯雪峰）译的苏联诗歌集《流冰》。这两本小书，不久就被国民党目为宣扬赤化的文艺书，下令禁止发行。这是我第一本被禁止的小说集。不过，第一本之后，不再有第二本，因为我不再写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小说，所谓第一本，也就是唯一的一本。

我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是 1929 年由水沫书店出版的《上元灯》。但是，在初版本的《上元灯》里，还有一篇《牧歌》是摹仿希腊牧歌的，算不得创作，因此我在由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再版本《上元灯》中，把这篇《牧歌》也删去了，正确地说，我正式的第一本创作小说集应当是再版本《上元灯》。

“五四”新文学运动给我的教育，是重视文艺创作的“创”字。一个作家，必不能依傍或摹仿别人的作品，以写作自己的作品。一篇小说，从故事、结构到景物描写，都必须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才算得是“创作”。我不愿意把初期的一些多少有摹仿嫌疑的作品，老着脸皮说是我的创作。因此，我否定了《上元灯》以前的几个“第一本书”。

这一两年来，有几位青年作家的得奖小说，被读者检举，有抄袭嫌疑。有的是故事雷同，有的是描写风景山川部分，整段抄袭外国小说的译文。这种现象，都有损于作者的品德。如果有一篇被评为好的小说，其中间有一段描写文字，证明为抄自别人著作的，那么读者就有理由可以怀疑这整篇小说是从许多不同的别人作品中抄袭来的。这样，即使它是一个得奖作品，读者也就不能信任那些评奖委员了。我希望今天的青年作家，必须珍惜自己的创作，才能提高我们的文艺创作水平。

1985 年 12 月 15 日